

耶鲁大学珍藏着 20 多位外籍人士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完整史料

1937:炼狱中,人性闪耀着光辉



美国牧师马吉

1937年12月19日,约翰·马吉致美国家人的信: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日本,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当黑色太阳将南京变成人间地狱,所有无辜的生命都在忍受煎熬的时候,却有 20 多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了下来。他们自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了 25 万南京人!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安全区公文和影像资料,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铁证!

如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静静地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特藏室内。面对它们,寻访而来的记者感受更多的恰恰不是字里行间究竟描述了些什么,而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究竟透着怎样的人性力量!“我使云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如果说,在这段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一丝闪光的东西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那么就在这里了。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南京沦陷前,国际友人异口同声:“我不能离开这里”

南京沦陷前,各国大使馆相继给留守南京的本国人士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离开这里!和那些逃难的平民相比,外籍人士们无疑有着更好的撤离机会。然而,他们当中却有 20 多位留了下来。

“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们离开,停在码头的美国船只已经准备起航,重要文件也都被打包上了美国汽车。然而,我不能离开这里,就像水手不能离开他的船,男人和女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孩子……”拒绝离开南京的明尼·魏特琳在危难之际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在校内保护和救下了 3000 多名妇女、儿童。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人跑了,剩下的全部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多。我决定我要

最权威的第三国铁证:耶鲁珍藏“南京安全区”档案全宗

然而,肆行即便面对正义也会肆无忌惮。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 1937 年 12 月 11 日的情况:“上午 11 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日军)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候片刻就枪杀了 20 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也是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从这一天开始,疯狂的烧杀淫掠开始了,安全区也失去了想象中的“安全”。曾经繁华美丽的城市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留守的外籍人士们用他们的纸和笔,记录了每一个他们所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罪行……

12 月 18 日,威尔逊医生写信给妻子:“今天是我代但了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 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12 月 21 日,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 24 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月的 19 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 18 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个刀口……”信里提到的这位孕妇就是李秀英。一息尚存的她后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 37 处。

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谎……”

鼓楼医院的医生威尔逊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如果美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为了给难民区内的 20 多万难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一次又一次与日军展开较量,驾着自己的私人汽车出城去寻找食品和药物;为了防止难民不受日军杀害,他们制作并悬挂起硕大的印有安全区标识的旗帜和自己本国的国旗。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巡逻并接受求援——经常会有平民痛哭着跑来请求他们帮忙赶走正在强奸的日本兵……

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40 岁的贝德士强忍悲愤,逐日登记日军暴行并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12 月 15 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 6 名清道夫,在鼓楼住处被日本兵毫无理由杀害。

12 月 15 日夜,7 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 7 名女难民,其中 3 名被强奸。

12 月 14 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 月 14 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铜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 4 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 月 14 日夜,11 名日本兵闯入铜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 4 名妇女。

12 月 15 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 1 名少妇,并拉走 3 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

转眼 70 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记者看到了这批血证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图书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编进了《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一书,其中包括约翰·马吉、贝德士、乔治·费奇等美国留守南京人士的书信、日记和部分图片。玛莎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但她强调:这只是整个史料中的一部分。“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内,保存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全宗,也是目前为止最珍贵的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第三国铁证!近年来,随着这批史料的研究挖掘,当年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越来越清晰地披露在人们眼前。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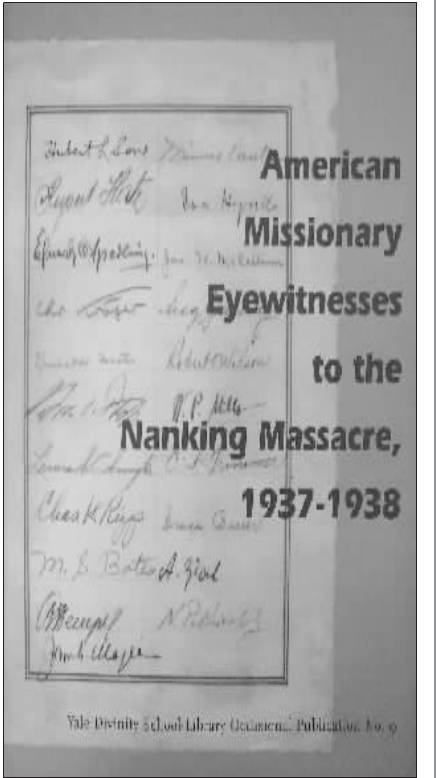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一:马吉拍摄的当年李秀英遭受日军残害的情景
图二:马吉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
图三: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的拷贝
图四:马吉使用的 16 毫米摄影机
图五: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编写的《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

马吉用摄影机拍下李秀英、夏淑琴遭遇

如今,安全区重要成员之一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就住在离纽约 40 分钟车程的市郊,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或听到与“南京”哪怕是“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让他立即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当年亲历过的那个南京。

1946 年,马吉牧师曾经在由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当时,他用一架 16 毫米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一幕。在他的镜头下,南京城内一片断垣残壁,时而火光冲天;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被汽油烧焦的尸体填满街道……如今,马吉拍摄下

来的这段影片成为外籍人士唯一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他还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影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1938 年 1 月,这一影片的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拷贝并冲洗了出来,随后迅速被带到了西方世界,向国际社会及时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惨剧,当时有媒体评价价为日军的行为“人神共怒”……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邵子平等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的寻访和协助,马吉所拍摄的影片被制作成影片《马吉的证言》,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子平对记者感慨说:“这段影像资料实在来之不易。马吉牧师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亲历者讲述发现拉贝日记背后的故事——

拉贝让世界为南京大屠杀颤栗



拉贝

南京市小粉桥,在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内,安放着他曾经的主人德国人约翰·拉贝的塑像。这位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被难民们尊称为“活菩萨”,而后更被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写下的日记,在众多的南京大屠杀铁证中,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方物证。如今,《拉贝日记》已被译成中、英、日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出版。

《拉贝日记》写于南京,而《拉贝日记》的发现却在海外,拉贝的“复活”亦在海外。正是因为这本日记的重现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成为二战历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她很执着,也很有办法。”邵子平说,张纯如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很多封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国方面的回应,并由此终于联系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在一次交流中,邵子平向张纯如提起了拉贝。我对她说,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你也可以试试找找看。”张纯如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她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料中仔细查找,果然也发现了有关约翰·拉贝的记载,但遗憾的是不够全面、系统。凭着自己的敏感,她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于是想方设法展开了寻找拉贝的工作。

“她很执着,也很有办法。”邵子平说,张纯如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很多封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国方面的回应,并由此终于联系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她告诉我找找到了拉贝后,我特别惊喜,并向她找到了哪些资料。张纯如说莱因哈特给她寄来了一些资料,但自己不懂德文,不太好判断它们的价值。”随后,张纯如将这些资料又寄给了懂德文的邵子平。

在寄来的信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本人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原来他还有一本日记啊!“这个发现让邵子平激动不已,赶紧打电话问张纯如,但张纯如表示莱因哈特并没有把这本日记寄给她,“我继续跟她联系找找看!”

从这时候开始,张纯如和邵子平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追寻拉贝在信中所说的这本日记。

邵子平利用懂德文的优势,与莱因哈特展开电话交流。对方表示拉贝的确留下了一本日记,对于日记的内容,她起初不愿意多谈。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多透露了一些情况,获悉整本日记共有 2000 多



南京的拉贝故居小粉桥一号

拉贝日记这样被发现

邵子平,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1995 年 2 月 20 日,他收到了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寄来的一封信,说自己很快将来纽约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西海岸一个朋友那里知道,有个年轻的女孩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想写一本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书。我们联合会的几位同仁年纪都大了,有新生力量加入当然是好事!我立即给她回复,欢迎她到来。”

随后,张纯如在纽约的两周时间内,一直住在邵子平的家里,邵子平还把自己的车借给她使用,方便她每天开车去两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

在日常的相处中,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是他们的重要话题,张纯如也不时地会把自己在史料征集中的收获告诉邵子平。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邵子平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同仁们就开始展开了相关史料收集工作。或许是因为曾经留学德国的缘故,邵子平对德国方面的史料尤为关注。那时我已经从美国发现的史料中知道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寻找他和他的后人,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德国,但因为此行比较匆忙,没有什么收获。”

在 1937 年 9 月开始,一直记到 1938 年 4 月。”

对此莱因哈特没有拒绝,“从 1937 年 9 月开始,我一直记到 1938 年 4 月。”

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吗!”

邵子平更加明白了这本日记的分量,也更加坚定了要找到这本日记的信心。

不过,拉贝家人对公布日记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顾虑是拉贝当时的纳粹身份,尽管在那个年代情有可原;第二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是盟国,存在道义上的关系;第三是他的后人们显然也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一旦公布,必然是个轰动性的“炸弹”,他们对后果也难以准确预料。”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邵子平和张纯如却没有放弃,邵子平还“发动”在德国的一些颇有身份的朋友,亲自登门请求莱因哈特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将日记公开。莱因哈特后来同意将日记的一部分



图一



图二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拉贝日记的部分内容

1937 年 12 月 14 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 月 16 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面都是尸首……城门前,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前面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 月 22 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 30 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2 月 24 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掉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 月 25 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 10 天内完成……20 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壮力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 年 1 月 1 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一条裤子。

1 月 3 日:这些俘虏后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当中,恐怕有 2000 人被日本人刺杀,这是非常残忍的,而且绝对违反国际法;在攻城的时候,大约 2000 平民被打死。

1 月 6 日: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 3000 具尸体,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图一,1996 年 12 月 12 日,莱因哈特女士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
图二: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众多市民
图三:拉贝(左三)和安全区部分成员的合影

“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社会
莱因哈特所提供的拉贝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